



赵心愚 著

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

NAXIZU YU ZANGZU GUANXI SHI



西藏文明研究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 University
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组织编写
Center for Tibetan Studies of Sichuan University/Tibet University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赵心愚 著

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

NAXIZU YU ZANGZU GUANXI SHI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赵心愚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5

(西藏文明研究丛书/霍巍主编)

ISBN 7-220-06720-8

I. 纳... II. 赵... III. 纳西族-民族关系-藏族-历史-研究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5463 号

NAXIZU YU ZANGZU GUANXI SHI

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

赵心愚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刘周远
沈 流
戴雨虹
伍登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网 址

<http://www.booksss.com.cn>
[//www.scrmcbs.com](http://www.scrmcb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0-06720-8/K·974

定 价

38.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运用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民族志资料和作者近年来在纳西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对纳西族与藏族的族源关系和7世纪至20世纪初两族间的关系、相互间出现的融合及这一关系形成发展原因与性质特点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与看法。本项研究不仅对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的研究是一种促进，对纳西族史与藏族史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中国民族关系史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对国内外纳西族、藏族关系史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评述，并概述了本书的立题，资料来源及难度，研究的原则、思路与结构等。第二章分五个方面探讨纳西族与藏族族源关系，根据汉、藏、纳西的文献资料、民族志资料、考古资料 and 第一手调查资料，对两族族源关系进行了多侧面的深入研究，指出两族族源由于古羌人这一联结环节而存在关系。第三章至第五章对7世纪至20世纪初一千多年间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进行了系统探讨，分别论述了两个民族在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对两族间出现的融合情况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了两族关系诸方面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强调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和中央王朝统治的不断深入对两族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为本书的结语，着重对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形成、发展、变化的原因和两族关系的性质、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 一、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研究的状况和本课题的提出 ... (1)
- 二、本项研究的资料来源与难度 (34)
- 三、本项研究的原则、思路与篇章结构 (38)

第二章 纳西族与藏族的族源关系 (43)

第一节 多弥羌与两族族源关系 (46)

- 一、纳西族的多弥传说及送魂路线 (46)
- 二、多弥羌与两族族源 (55)

第二节 猴祖传说与两族族源关系 (66)

- 一、纳西族和藏族的猴祖传说 (66)
- 二、猴祖传说与两族族源 (77)

第三节 石棺葬与两族族源关系 (85)

- 一、石棺葬的分布及年代 (85)
- 二、岷江上游地区至金沙江—雅砻江流域石棺葬的
族属 (93)



三、石棺葬与两族族源	(102)
第四节 《白狼歌》与两族族源关系	(108)
一、《白狼歌》的产生及在氏羌南迁历史研究中 的重要价值	(108)
二、从《白狼歌》的语言系属研究看两族族源	(118)
第五节 从文化习俗看两族族源关系	(128)
一、父子联名	(128)
二、天崇拜	(133)
三、尚白习俗	(139)
四、羊骨卜	(143)
 第三章 7—13 世纪中期的纳西族与藏族关系	(148)
第一节 7—13 世纪中期纳西族的分布情况	(149)
一、7 世纪以前纳西族的分布情况	(149)
二、7—13 世纪中期纳西族的分布及其变化	(153)
第二节 吐蕃统治时期及吐蕃王朝崩溃后的两族关系 ...	(169)
一、吐蕃势力向滇西北、川西南地区的扩张	(169)
二、吐蕃王朝对纳西族的统治	(178)
三、9 世纪中期至 13 世纪中期两族的关系	(186)
第三节 两族分布区域间的交通及贸易	(190)
一、吐蕃扩张前后两族分布区域间的交通	(190)
二、吐蕃扩张前后两族间的贸易	(202)
第四节 藏族宗教文化在纳西族地区的传播及影响	(207)
一、本教、藏传佛教的传入及影响	(207)
二、藏文化的传入及影响	(218)



第四章 13 世纪中期至 17 世纪中期的纳西族与藏族关系 (224)

第一节 13 世纪中期至 14 世纪后期丽江木氏家族力量的发展 (226)

一、忽必烈远征大理对东西部纳西族地区的影响 ... (226)

二、丽江纳西族木氏家族力量的发展 (231)

第二节 纳西族木氏土司向藏区的扩张及在藏区的统治 ... (239)

一、木氏土司的崛起与东西部纳西族地区的变化及相对统一 (239)

二、木氏土司北向武力扩张及在藏区的统治 (248)

三、蒙古和硕特部南征康区对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的影响 (258)

第三节 两族贸易关系的发展及纳西族移民在藏区的经济活动 (261)

一、两族贸易关系的发展 (261)

二、木氏土司统治时期纳西族移民在藏区的经济活动 (269)

第四节 藏族宗教在纳西族地区的继续传播及两族文化的相互影响 (273)

一、本教、藏传佛教在纳西族地区的继续传播及影响 (273)

二、两族文化的相互影响 (283)

第五章 17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的纳西族与藏族关系 (292)



第一节	木氏土司退出藏区和东西部纳西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294)
一、	木氏土司退出藏区及重新控制藏区的企图	(294)
二、	东西部纳西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及对两族关系的影响	(310)
第二节	两族间土地租佃关系的出现及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315)
一、	两族间土地租佃关系的出现	(315)
二、	两族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319)
第三节	藏族宗教在纳西族地区的兴衰与两族民俗文化的交融	(327)
一、	藏传佛教各教派在纳西族地区的进一步传播与衰落	(327)
二、	两族民俗文化的交融	(332)
第四节	纳西族与藏族的融合	(337)
第六章	结 语	(346)
一、	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形成、发展及变化的原因	(347)
二、	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的性质、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	(351)
主要参考文献		(357)
后 记		(366)

第一章

绪论

一、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研究的状况和本课题的提出

纳西族是分布于我国滇、川、藏毗邻地区的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少数民族，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有27万多人。纳西族有“纳西”、“纳日”、“纳恒”、“纳”等不同自称的支系，自称的本意皆为“黑人”^①。“纳西”本为云南丽江一带纳西人的自称，作为统一的族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确定的。在清代及其以前的历代汉文史志中，这一民族的各支系尽管存在一些差异，但都被通称为“么些”^②。

历史上，纳西族主要居住在滇西北、川西南的金沙江上游和雅砻江下游地区。从地理位置看，这一区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从民族分布看，这一区域与藏族分布区的东南缘相接；从宗教传播区域看，这一区域处在本教、藏传佛教传播区的东南缘。纳西族与藏族由于很早就毗邻而居甚至交错杂居，经济上有密切

^① 和即仁：《试论纳西族的自称族名》，载《思想战线》1980年第4期。

^② 在古代汉文史志中，纳西族先民被称作“摩沙”、“末些”、“摩娑”、“么些”、“磨些”、“磨”、“摩梭”等，皆为同音异写。参见方国瑜：《么些民族考》，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4辑，1944年。本文为行文方便，除引文外，均称纳西族。



联系，文化上又存在不少共同点，因而两族的历史关系引起了不少中外学者的关注。

最早将纳西族及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纳入视野的是中国古代的官吏、学者。他们在其著作中作了一些有关的记载，也发表自己在相关问题上的观点与看法。明代著名学者谢肇淛在其《滇略》一书中，不但记载了明代丽江、北胜等地纳西族的生活习俗，而且在民族分类上将滇西北的纳西族与藏族都划入爨类。谢肇淛的记载仅为一般的描述，且十分简略，其民族分类也明显缺乏科学性，但从中仍可看出他对纳西族的了解程度和对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的认识与看法^①。清乾隆年间随其兄至丽江府的余庆远，在其著名游记中对纳西族以及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作了较多的记载。从游记中“知土官之老者，能识往事，谙华语，进而访之，颇得其详”及“目击博访，备得详细，不袭不饰，不略不遗”等语来看^②，余庆远应是较早对纳西族进行调查的古代学者。通过“目击博访”，余庆远的记载确较详细，不但最早记载纳西族有“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的东巴象形文字，而且对纳西族的宗教信仰、生产生活习惯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首次作了多方面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其游记对明代及清前期纳西族与藏族关系中的重大事件，藏传佛教对纳西族的影响及纳西族与藏族的融合等也有一些记载。相对而言，余庆远的记载比同一时期其他学者、官吏的记载更具有史料价值，所以直到今天其游记仍是研究古代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的重要著作。不过，尽管余庆远的记载颇有资料价值，但其游记仍存在许多缺陷，限于作者当时的认识水平，同

① 谢肇淛：《滇略·夷略》。

② 余庆远：《维西见闻录》。



样只是对其见闻作一般的描述，而且这些描述显得杂乱零散，谈不上系统深入的研究。

中国古代学者、官吏涉及纳西族及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的著作还有不少，但多无史料价值，或人云亦云，无新的发现；或事不确实，语多附会。马长寿在评价中国古代对西南民族分类时曾说：“往往以好奇心理，于奇风异俗，多所采摭。归而撰为笔录，咏为诗歌者，其数不下百十种。然作者之心理，上焉者，多系撰荒经，作传奇，结果仅是资谈论而已。其急于功利者，暴露西南之物产殷富，与夫土著之横恶顽憨状态，以求取悦朝吏，挑唆挾伐。故其所述者，为鸟兽草木之名，僭号称王之事，而于种类之分类，文化之分析，不顾也。”^① 马长寿所言指出了中国古代学者、官吏在记载民族情况方面的通病。总的来看，中国古代学者、官吏尽管将纳西族及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很早就纳入观察视野，并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记载，但这些著作由于存在种种缺陷，显然不能称作系统科学的学术研究成果。

19 世纪中叶，在西方用武力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后不久，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与学者就开始抱着种种目的关注金沙江上游地区的纳西族文化。1867 年，较早进入云南的法国传教士德斯戈丁斯（Pere Desgodins）从昆明寄往巴黎一本 11 页的东巴经摹写本《高勒趣赎魂》。独特的东巴象形文字当时被欧洲学者视为人类早期象形文字的样本，所以纳西文化一开始在欧洲出现就倍受人们关注^②。数年之后，英国人吉尔（W. J. Gill）上尉和梅斯内（Mesney）在云南丽江得到三本真正的东巴经，其中一本寄给大

①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 1 辑，1936 年。

② A. 杰克逊（A. Jackson）：《纳西族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杨健吾译，《民族译丛》1992 年第 6 期。



英博物馆，展出后更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①。西方传教士及学者最初是将纳西东巴经作为文字发展史上的古老材料看待的，在欧洲出售东巴经可获得高额利润，因此，西方人士最初关注的目的不全在研究^②。

用科学方法对纳西族及其文化进行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起步于19世纪后期。最初的研究虽偏重于语言、文字，但包括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在内的诸多问题在研究时均有涉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纳西族与藏族的历史关系一开始就是纳西族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可以说与纳西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是同步的。回顾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分为这样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可称为起步阶段，主要是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方法对纳西族的语言及文字初步进行研究，在研究中从语言、文字角度涉及纳西族与藏族的文化关系、宗教关系及族源关系。

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可称为初步发展阶段，主要是继续研究纳西族的语言、文字，并开始翻译纳西族东巴经，对金沙江上游与雅砻江下游地区的纳西族进行调查，用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研究纳西族的族称、族源、习俗、宗教信仰及迁徙分布的历史，在这些研究中有不少方面涉及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尤其是在调查中发现藏传佛教对各地纳西族有着不同的影响。

第三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可称为继续发展

^① 杨福泉、白庚胜：《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述评》，载《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A. 杰克逊（A. Jackson）：《纳西族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杨健吾译，《民族译丛》1992年第6期。



与广泛调查阶段，主要是对各不同支系的纳西族进行民族识别，开展大规模的、全面的社会历史调查，收集、整理、翻译东巴经，研究纳西族的神话传说，并编写纳西族文学史和纳西族简史。社会历史调查中就包括了对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的调查，编写的纳西族文学史和纳西族简史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两族的历史关系。

第四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可称为掀起研究热潮阶段，主要是对纳西族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研究中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均超过以往几个阶段，参与研究的学者更多，更具有国际性，国内也公开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论著，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的专题研究论文也有出现，各方面研究涉及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的成果也很多。

相对而言，国外学者对纳西族较系统的科学研究要早于国内学者，但国内学者对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的专题研究则走在了国外学者的前面。

最早用现代语言学观点对纳西族语言、文字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论文的是 A. 德斯戈丁斯 (Auguste Desgodins)。他在 1873 年发表了一篇专门讨论澜沧江、怒江一带语言的论文，文中将纳西（摩梭）语及怒语、白语与藏语的词汇进行了比较^①。这样的比较研究，实际上也是从语言上去探索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因此，这篇论文的发表，既标志着纳西族研究的开始，也标志着纳西族与藏族关系研究的开始。1882 年至 1894 年，法国学者 T. 拉考伯尼尔 (Terrien de Lacouperie) 发表了《彝文与纳西文》、《西藏境内及周围的文字起源》等论文，并出版了《西藏书写文字的开端》

^① 见孙宏开：《纳西语在藏缅语族语言中的历史地位》，载《玉振金声探东巴》（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



一书^①。仅从论文及著作的题目便可看出，作者显然是将纳西族的文化与藏文化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以探索这些文化之间存在的联系。从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初，国内外共有数十位学者发表论文讨论纳西族的语言文字，主要论证纳西族在藏缅语族中的地位，其中有不少涉及纳西文化与藏文化的关系，但可观的成果很少见。

第一阶段除主要研究语言文字外，也对纳西族历史进行了一些研究。1912 年，法国学者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发表《有关丽江史地的文献》一文，翻译介绍了木氏土司的家谱，其中涉及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最早出版比较完整的纳西文字、历史及文化研究著作的是法国学者 J. 巴克 (Jaques Bacot)。1913 年他公开出版了《么些人》(《Les Moso》) 一书。全书约 6 万字，除了介绍 1907 年、1909 年作者两次在丽江考察时见到的象形文字外，还介绍了木氏土司家谱、纳西人的衣食住行、体质特征、宗教信仰及居住地区的地理环境等。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明代木氏土司向藏区的扩张作了介绍，并对纳西族与古羌人及藏族的关系发表了看法。此书虽以研究东巴象形文字为主，曾被称作“字典”，但实为综合研究，不少内容涉及纳西族的宗教文化，也涉及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②。尽管由于辗转翻译，书中错误颇多，不少认识也显得肤浅，但此书出版标志着第一阶段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

1922 年，美籍奥地利学者 J. F. 洛克 (Joseph F. Rock) 受美

^① 参见孙宏开：《纳西语在藏缅语族语言中的历史地位》，载《玉振金声探东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杨福泉、白庚胜：《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述评》，载《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白庚胜、杨福泉编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参见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弁言》，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A. 杰克逊：《纳西族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杨健吾译，载《民族译丛》1992 年第 6 期。



国农业部派遣来到中国，到丽江后长期居留此地，直到1949年^①。洛克在丽江接触到东巴文化后，便大量收集东巴经，并着手翻译研究，于1924年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纳西文化研究论文：《中国云南省腹地土著民族纳西人举行的驱病鬼经仪式》。之后，洛克到中甸、德钦、永宁、木里等地调查，又先后在美国、法国及中国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开始编写《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并于1947年出版其代表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洛克是第二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国外纳西族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多方面扩展了纳西族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明显超越了第一阶段的西方学者，在西方被称为“纳西学研究之父”^②。

洛克的研究重点是纳西族的宗教信仰与习俗。他发表的大量论文主要是这方面的，但也有不少是有关纳西族历史、居住区域地理环境及与周围民族关系方面的。在他的这一阶段的论著中，经常涉及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他与西方其他研究者不同的一点，这与他比较熟悉藏文化有关。这一阶段洛克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第一是族源上的关系，第二是历史上的政治关系，第三是宗教文化上的关系，第四为两个民族的相互影响与融合。洛克认为，纳西族原为羌人的一个分支，并且是从西藏的东北部南迁来的。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洛克多次强调他的这一观点，并称在其翻译的东巴经中，

① S. B. 萨顿 (S. B. Sutton) 等著：《约瑟夫·洛克》，宣科编译，载《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雅纳特 (K. L. Janert)：《洛克收集的东巴经及其在德国的版本》，载《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可看到纳西族与西藏东北部的部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①。应当指出，洛克的这一看法并不全是他的新发现，他在此书第一章中实际上已讲得很清楚，有这种看法的人当时已很多，所以他的这一看法应是先来自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当然，洛克在研究东巴经后，发现了新的依据，这就不仅是赞同而且发展了这种观点。洛克在此书中明确指出藏族人中有一部分与羌人有关，同时又指出纳西族原是西藏东北羌人的一支，这就强调了纳西族与藏族存在族源上的关系。

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的第二章中，洛克用了一节来写纳西王的世系，不少内容涉及唐代、明代以及清初的纳西族与藏族的关系。尽管他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木氏宦谱》，书中关于木氏土司祖先普蒙普王邀吐蕃头人赴宴，待其醉后再把头人们全杀死等材料基本上摘自《木氏宦谱》，但从他在相关内容和注释中引用的《南诏野史》等史志材料来看，他是作了分析研究的。洛克在研究之后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纳西人在唐代、明代都曾与藏族发生过长期战争，而且多次获胜。将这一看法写入自己的著作中，表明了洛克对历史上几个时期的纳西族、藏族政治关系的一个基本认识。除了依据汉文史志以及《木氏宦谱》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外，洛克还非常注意纳西族东巴经和藏族民间传说中的材料，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洛克多次提到《格萨尔王传》中与格萨尔王打仗的姜三贼王。在研究了东巴经和藏族传说后，他认为，“三贼”（Sa-tham）原在西藏，纳西南迁时带到云南丽江才被称为三贼；“姜”（Jang）在藏文中可写作

^① J. F. 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刘宗岳等译，云南美术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5、122 页。



Jiang, 是指么些。因此, 洛克在此书中多次强调, “姜三賧王”即纳西王, 《格萨尔王传》的有关内容与纳西族、藏族间的战争是对应的^①。

纳西族与藏族在宗教文化上的关系是洛克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并对之后的研究者影响颇大的观点, 比第一阶段的研究者明显地进了一大步。根据实地调查, 洛克了解到藏传佛教在丽江、永宁、维西等地的许多情况, 并对藏传佛教各教派在纳西族各地区的传播历史及影响作了探讨。洛克认为, 明末的木增(第19代木氏土司)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信徒, 特别提到木增出巨资刻印藏传佛教经典这一纳西族与藏族文化关系中的大事, 并认为刻印目的是想用这些经典教化部落之民^②。在对纳西族东巴教的研究中, 洛克也注意探讨东巴教与藏族本教的关系。在众多研究者中, 他首先明确指出, 东巴教的创立者东巴世罗实为“藏人本教的创立者东巴先饶”^③。并认为东巴教实际上就是本教, 他甚至断言: “么些人固守着自己的传统巫教, 这种巫教也曾一度流行于西藏, 但后来被势力强大的喇嘛教排挤出西藏。”^④ 他在这里所说的传统巫教, 即指本教与东巴教。洛克提出的这些观点很有价值, 至今仍见其影响。

除明确指出东巴经中的一些神灵与本教存在对应关系外, 洛克还认为, 东巴象形文字也“无疑源于藏人”, 这些文字与西藏佛

① J. F. 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 刘宗岳等译, 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第122、127页。

② 同上书, 第100页。

③ 同上书, 第180页。

④ J. F. 洛克:《纳西人驱逐使人致病之恶鬼的仪式》, 载《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 白庚胜、杨福泉编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